

那是一個細雨帶風的黃昏。

兩日前，收到同學 whatsapp 後，提早了半小時放學，跟阿駿趕到醫院見師叔最後一面，在病床上的他已經十分辛苦，情況跟畢業時差很遠。我從來未見過以前粗口爛舌、十分乞人僧的阿駿，可以這樣溫柔地輕呼一位長者。趙 sir 說，師叔是金文泰的精神支柱，也許就是這個原因。

時間回到 2006 年，剛踏入中學的我，lunch time 時總愛到兩天操場打羽毛球，原因很簡單，別人打我又打，由放 lunch 打到打鐘。對於間中不帶拍、經常不帶波的我，師叔就是最好的靠山，我就是在那時認識我們尊稱師叔的陳繼焱。

每天中午我們總會看到師叔在球場為同學借出借入球拍，修剪破損的球網。不過我們不知的是，原來他也是個 spy，每天都留意同學的表現，利用手上的筆記本記下技術比較出色的同學，旁邊還有一個評分：A、A-或 B+。對了，我就是 B+的那人。

過了一兩個月，師叔邀請我逢星期六回校訓練，那時不知為何就答應了，可能是以為自己很勁。那段日子當然很痛苦：星期六，仲要返早，還要操體能，傻的嗎？結果是一次又一次的缺席，一次又一次的遲到，當師叔提升了其他同學進校隊，我選擇了退出。

坦白說，我並不後悔退出訓練班，一來我的技術很一般，二來始終對團體運動較有興趣。在訓練班零碎的回憶中，就只記得師叔曾經幫過我包 grip，也幫過其他人包 grip。這證明我很不起眼，也證明師叔經常幫同學包 grip。

後來又過了幾年，趙 sir 來到了金文泰，整頓了體育室，所有東西都變得整齊。不過旁邊的師叔房就仍十年如一日，四周的櫃子擺滿了白飯魚和球拍，房中間有一部長期在穿線的穿線機，還有一套桌椅，師叔就在那房子生活。

在趙 sir 帶領下，足球隊漸有隊形，操練時間也愈來愈長，動輒是晚上六、七時。不想經過校長室離開的我們，經常都要請師叔幫我們開後門離開。結果習慣成自然，有次跟同學在校內溫書太夜走，大門被鎖上，滿以為找師叔就可解決，誰知師叔卻不在校內，最後只得爬過球場外的石牆，經康澤花園的花槽偷走。

師叔另一件令人難忘的事情，是拾到錢包後總愛逐個班房寫下打油詩，叫同學認領；事實上，在金文泰跌了銀包，師叔比校務處還要可靠。還有，師叔會在禮堂門外親手用不同色的 marker 寫下羽毛球隊的比賽時間，足球隊的 page 也是參考這塊壁報版。

高中當選學生會後，間中要留校當值。在百無聊賴下偶爾會到禮堂打兩板。有一次跟 Trista 打波時，師叔跟一位中一同學在旁邊練放網。師叔見到我們後，要求我們跟他們對打，那是我唯一一次跟師叔對打。Trista 很怕年老的師叔要走來走去，當我打得比較遠都會埋怨我。不過，沒有一球他是回不了的，企住打照贏。那一年，我們中五。

六年一轉眼就過去了，五年的足球隊生涯沒有為我們帶來很多的獎牌；同樣地成績下滑的羽毛球隊亦如是，但每年師叔出席頒獎禮時仍贏得全場海量而長久的掌聲。畢業後，已經絕少返回金文泰，從趙sir耳中聽聞師叔身體每況愈下，因此心裡萌生了一個念頭。

去年六月，在趙sir安排下有幸找到師叔訪問，這是我第一次跟他詳談校園生活，當時氣息不佳的師叔說起羽毛球時仍然興奮，細數多年來培育的球員名字。他又堅持要拿起那個最重要、1959-1976年女子羽毛球二十連冠挑戰盃獎盃拍照，該挑戰盃放在校務處對出的獎盃櫃內，他堅持要親自上去獎盃櫃和校史館。路程雖然辛苦，但看得出他尚有去堅持，我只好陪伴他一路走。

訪問上載後起了一些風波，但無論如何，師叔的故事就是這樣被記了下來。我還特意排了一個和諧印刷版，打算日後交給師叔，也讓一些不願登入獨立媒體網站的校友能夠看到這篇文章。後來，我在寶馬山頂新聞系面試時，也在成績單附上了這篇文章。

我無法忘記阿駿以往討厭的咀臉，更難忘他輕撫師叔的額頭的片段：「我係梁耀駿呀，你要加油呀！」病床前，擺著一個寫滿字的羽毛球，確實是甚麼字我倒忘了，但意思大致是說師叔是個良師益友。

病房門外，重遇了許多舊日的老師，和往日的同學。有人後悔以往沒有專心訓練，也有人回憶與師叔相處的片段，也有人談到不斷下滑的羽毛球隊成績。「估唔到，畢業後竟然會喺呢度撞返。」

我們走了以後，我跟阿駿說，我們將面對愈多這些生離死別，因為我們長大了。

師叔最終還是走了。他將大半生青春都獻給了金文泰和羽毛球，在他眼中，也許這兩件事比生命還來得重要。趙sir說過，師叔是羽毛球隊、以至金文泰的共同精神，在師叔離開後入學的一代，也許會是金文泰失落的一代。

比起許多人，我沒有太多資格去為師叔做甚麼事情，但我慶幸自己曾經認識師叔，也曾經記錄過他的故事。